

老舍

古城铭经

画说北京

舒乙 编



北京出版社



● 古城铭经

老舍

舒乙 编

北京出版社

画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舍画说北京／老舍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古都铭经)

ISBN 7-200-05818-1

I .老… II .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27237号

老舍画说北京

LAOSHE HUA SHUO BEI JING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发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经销 新华书店

制印 精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5年1月第1版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86×1092 1/16

印张 13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7-200-05818-1/K · 6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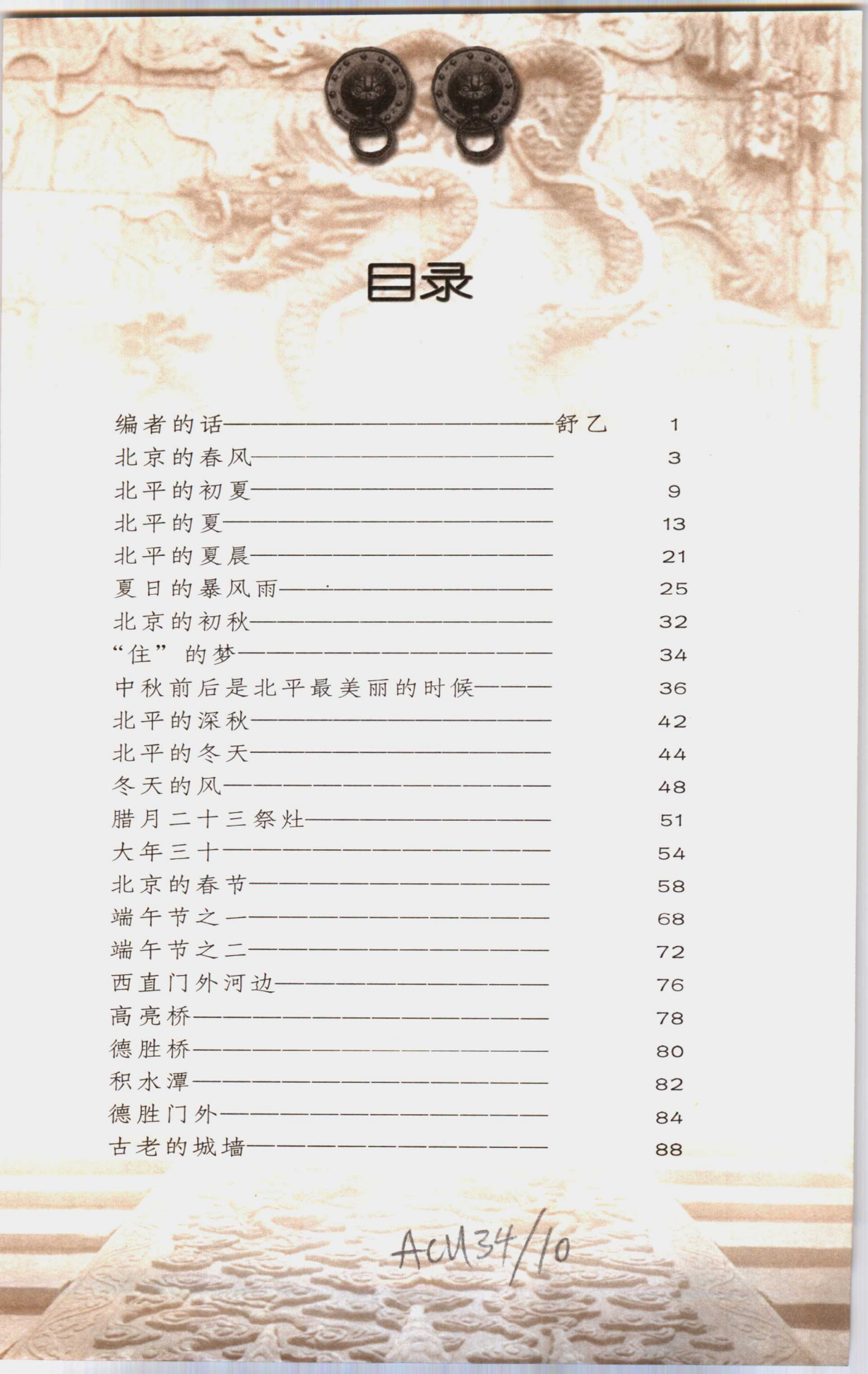
定价 25.00元

老舍先生。





带着深深的
遗憾，老舍先生
走了。将他的灵
魂和深爱留在了
北京。



目录

编者的话——舒乙	1
北京的春风——	3
北平的初夏——	9
北平的夏——	13
北平的夏晨——	21
夏日的暴风雨——	25
北京的初秋——	32
“住”的梦——	34
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	36
北平的深秋——	42
北平的冬天——	44
冬天的风——	48
腊月二十三祭灶——	51
大年三十——	54
北京的春节——	58
端午节之一——	68
端午节之二——	72
西直门外河边——	76
高亮桥——	78
德胜桥——	80
积水潭——	82
德胜门外——	84
古老的城墙——	88

AcM34/10

北平的乡下——	90
小羊圈胡同和那里的小院子——	94
西四牌楼——	98
西单牌楼——	100
御河，景山，白塔，大桥——	102
长安街夜景——	104
南长街——	106
逛庙会——	108
洗三——	112
兔儿爷——	118
鸽子——	122
满汉饽饽铺——	126
渐渐失去的排场——	128
大杂院里的人们——	132
“残灯末庙”时的满族人——	138
一位熟透了的旗人——	148
下乡简记——	152
北平的洋车夫——	156
北平的糊棚匠——	160
北平的巡警——	164
想北平——	168
我热爱新北京——	172
宝地——	178
谈老舍的著作与北京城——舒乙	184
编辑赘语——	204



编者的话

舒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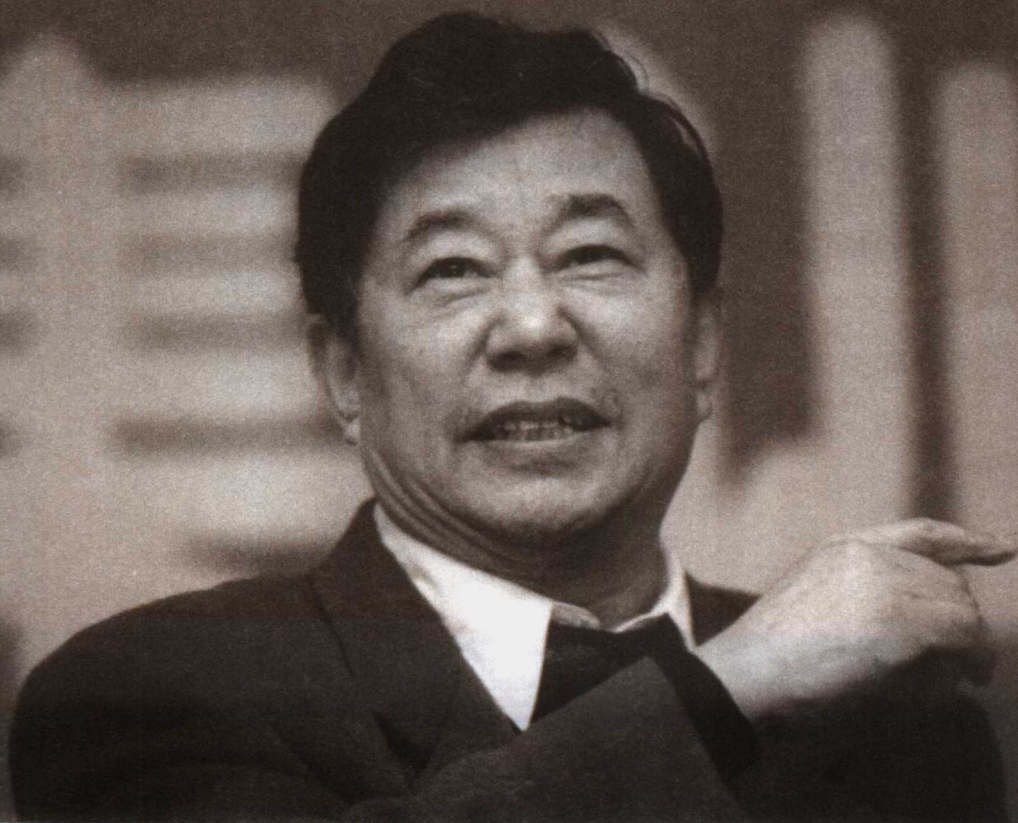
这本书的来历是这样的：

在老舍小说中，描写北京的笔墨相当多，相当写实，相当精彩，而且涉及面很广。二十年前，我在写《谈老舍的著作和北京城》一文时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把老舍先生描写北京的主要段落都收集起来，完全可以单独出一本书。北京本来就迷人，老舍先生对景物又自有一套招术，加上他对北京的了解和特殊的感情，写出的北京，岂不更加有趣有味？

从内容分类上看，这本《老舍画说北京》大致包含五小辑：一、北京的气候；二、北京的节日；三、北京的地方；四、北京的习俗和玩艺儿；五、北京的人们。有一类内容我没收，那就是北京的语言，尽管老舍先生对北京话有许多论著，我觉着，那已是另一种专门的学问了。

挑选范围是七种以北京为地理背景的老舍小说：《老张的哲学》

舒乙先生在讲演。





《赵子曰》《离婚》《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此外，还收了几篇专门写北京的散文。选出的段落一律注明出处。

文章选择和删节的原则是：一、尽量不要故事情节，不要具体人物，只选那些关于北京的“纯”描写。二、遇有和写北京不相干的人物描写夹杂其间时，将人物删去，但保持文章上下句的衔接和通顺，当然，文字上只删不增。实在删节不开的，宁可弃之不用。三、零星的描写也不要（它们真多啊），基本上是取整段的描写。这样，选择出来的东西，看上去，都像一段段独立的文章，不至于由于过分依赖故事而使人看不懂。

为了醒目起见，选出的段落一律加上了简短的小标题。

巴金先生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一日在一封信中曾写过：“老舍和北京关系深，贡献大，他多么爱北京人，而且把北京人写得活，多可爱。”

景物和人物的相关，是一种心理的，生理的与哲理的解析，这就是说，作家对于所描写的景物是那么熟悉，简直地把它当作有心灵的东西看待，处处是活的，处处是特定的，没有一点是空泛的。我想，念了这本《老舍画说北京》的读者，也许还会加上一句：“他多么爱北京，而且把北京写得活，多可爱！”

二〇〇四年二月于北京





北京的春风

这一年，春天来的较早。在我满月的前几天，北京已经刮过两三次大风。是的，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要把春天吹跑。在那年月，人们只知道砍树，不晓得栽树，慢慢的山成了秃山，地成了光地。从前，就连我们的小小的坟地上也有三五株柏树，可是到我父亲这一辈，这已经变为传说了。北边的秃山挡不住来自塞外的狂风，北京的城墙，虽然那么坚厚，也挡不住它。寒风，卷着黄沙，鬼哭神号地吹来，天昏地昏，日月无光。青天变成黄天，降落着黄沙。地上，含有马尿驴粪的黑土与鸡毛蒜皮一齐得意地飞向天空。半空中，黑黄上下，渐渐混合，结成一片深灰的沙雾，遮住阳光。太阳所在的地方，黄中透出红来，像凝固了的血块。

风来了，铺户外的冲天牌楼唧唧吱吱地乱响，布幌子吹碎，带来不知多少里外的马嘶牛鸣。大树把梢头低得不能再低，干枝子与干槐豆纷纷降落，树杈上的鸦巢七零八散。甬路与便道上所有的灰土似乎都飞起来，对面不见人。不能不出门的人们，像



发生在北京的沙尘暴。远处是北京内城的东北角楼。



鱼在惊涛骇浪中挣扎，顺着风走的身不自主地向前飞奔；逆着风走的两腿向前，而身子后退。他们的身上、脸上落满了黑土，像刚由地下钻出来；发红的眼睛不断流出泪来，给鼻子两旁冲出两条小泥沟。

那在屋中的苦人们，觉得山墙在摇动，屋瓦被揭开，不知哪一会儿就连房带人一齐被刮到什么地方去。风从四面八方吹进来，把一点点暖气都排挤出去，水缸里白天就冻了冰。桌上、炕上，落满了腥臭的灰土，连正在熬开了的豆汁，也中间翻着白浪，而锅边上是黑黑的一圈。

一会儿，风从高空呼啸而去；一会儿，又擦着地皮袭来，击撞着院墙，呼隆呼隆地乱响，把院中的破纸与干草叶儿刮得不知上哪里去才好。一阵风过去，大家一齐吐一口气，心由高处落回原位。可是，风又来了，使人感到眩晕。天、地，连皇城的红墙与金銮宝殿似乎都在颤抖。太阳失去光芒，北京变成任凭飞沙走石横行无忌的场所。狂风怕日落，大家都盼着那不像样子的太阳及早落下去。傍晚，果然静寂下来。大树的枝条又都直起来，虽然还时时轻摆，可显着轻松高兴。院里比刚刚扫过还更干净，破纸什么的都不知去向，只偶然有那么一两片藏在墙角里。窗楞上堆着些小小的坟头儿，土极干极细。窗台上这里厚些，那里薄些，堆着一片片的浅黄色细土，像沙滩在水退之后，留下水溜的痕迹。大家心中安定了一些，都盼望明天没有一点儿风。可是，谁知道准怎么样呢！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啊。



老舍先生降生在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八号（原小羊圈胡同五号）院内北房东间。

要不怎么说，我的福气不小呢！我满月的那一天，不但没有风，而且青天上来了北归较早的大雁。虽然是不多的几只，可是清亮的鸣声使大家都跑到院中，抬起头指指点点，并且念道着：“七九河开，八九雁来”，都很兴奋。



一九三一年夏，老舍先生送给同学、好友关实之的照片。



老舍先生的大姐舒静守。



老舍先生的三姐赵舒氏。

大家也附带着发现，台阶的砖缝里露出一小丛嫩绿的香蒿叶儿来。二姐马上要脱去大棉袄，被母亲喝止住：“不许脱！春捂秋冻！”

（摘自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第五章）



北平的初夏

又到了朝顶进香的时节，天气暴热起来。

卖纸扇的好像都由什么地方忽然一齐钻出来，挎着箱子，箱上的串铃哐啷哐啷的引人注意。道旁，青杏已论堆儿叫卖，樱桃照眼的发红，玫瑰枣儿盆上落着成群的金蜂，玻璃粉在大磁盆内放着层乳光，扒糕与凉粉的挑子收拾得非常的利落，摆着各样颜色的作料，人们也换上浅淡而花哨的单衣，街上突然增加了许多颜色，像多少道长虹散落在人间。清道夫们加紧的工作，不住的往道路上泼洒清水，可是轻尘依旧往起飞扬，令人烦躁。轻尘中却又有那长长的柳枝，与轻巧好动的燕子，使人又不得不觉到爽快。一种使人不知怎样好的天气，大家打着懒长的哈欠，疲倦而又痛快。

纸扇。





南海的一座小亭阁。